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七

乞取益陽財賦還潭州奏狀

據右朝散郎都統直祕閣權發遣鼎州軍州事

程昌禹申

籍保謹

國利吉

十一月初三日准紹興二年九月十日尚書省劄子九月九日奉聖旨令潭州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如本州縣占恠及不供實收支錢糧報應聽鼎州按劾令佐下人吏許勾決除已差官前去益陽縣外申本司乞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右契勘臣本司即未曾被受前項指揮自到本路累據鼎州申錢糧急闕臣本司昨兼宣撫荆湖北路理合通融已於十月內逐急輟那銀一萬兩就益陽縣撥

米一萬碩應副支遣去訖今來又據程昌禹備到指揮令
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竊緣本司元被受聖旨畫一
指揮差兵二萬人節次蒙朝廷差撥軍馬及入湖南路招
降揀選到步諒安鎮王進等堪出戰人兵目今約已通及
二萬人數逐月支請錢米浩瀚依元降指揮係通撥二廣
合用財賦養贍今來既罷宣撫使荆廣四路各歸帥司即
本司見屯軍馬二萬人只今用湖南一路財賦支遣顯是
養贍不給若依前項指揮權撥益陽財賦即本路大段窘
急目前便見闕誤又緣湖南一路累經殘破民力困匱在
潭州諸縣尤甚自經孔彥舟馬友等屯泊日久劫掠殆盡
至於湘陰一縣稅賦幾無人戶可催輸納通計諸縣是年
凋零人戶稅賦不多各係兵火後來不住應副岳飛韓世
忠大軍委是重困緩急難更科須所有本路軍馬見別具
利害申取朝廷指揮外伏望聖慈詳酌前項事理特降睿
旨將益陽縣財賦依舊充潭州支用其鼎州錢糧乞令廣
西路那融應副施行庶免誤事

討殺本路作過潰兵了當見措置楊么等賊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訪聞
廣東西湖南路尚有盜賊餘黨若不乘時措置收捕了當
竊慮日久滋長作過奉聖旨令廣西湖南路帥臣提刑疾

速措置遣發兵將督責應于捕盜官會合討捕須管日近
淨盡不得容縱滋長作過仍遂旋具收捕次第申樞密院
劄送臣疾速施行臣今契劄先蒙聖恩除荆湖廣南路宣
撫使兼知潭州臣依奉聖旨統率大兵前來措置經理招
捕盜賊自八月十一日入本路界有馬友下潰兵首領步
諒等二萬餘人劫掠醴陵衡山攸縣等處臣遂遣發統制
官武顯大夫任仕安左武大夫泰州刺史吳錫等統率軍
馬直擣步諒等巢穴已招降到步諒一行人兵赴臣本司
公參又有馬友下潰兵首領安鎮翟忠王進王俊等數頭
項於潭衡永邵郴等州管下作過及劉忠下潰兵首領譚

深王順兩頭項從江西路界侵犯本路瀏陽攸縣地分區
節次措置遣發統制官吳錫部領軍馬討捕招收內安鎮
等四項已討捕招收了當節次奏聞并申樞密院去訖今
來臣本路管內即無作過潰兵外止是郴州管下土賊鄧
裝彭文接連江西廣南界分出沒及武岡軍管下徭賊接
連湖北出沒未平先已遣發統制官武翼大夫文州團練
使韓京各率領軍馬見措置掩捕外隣路江西界有馬友
李宏劉忠潰兵湖北界有土賊楊么等時復侵犯本路益
陽湘陰醴陵瀏陽茶陵攸縣管下亦已遣發兵將及督責
應于捕盜官把截捍禦不令透漏外謹具已措置討殺招

收丁當及見措置招捕盜賊於後須至奏聞者

一已措置遣發軍馬掩殺及招降過盜賊

一本路管內作過潰兵並已掩殺招降了當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步諒等二萬餘人劫掠醴陵
衡山攸縣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制官任仕安吳
錫率領軍馬措置招捕於九月十九日在衡山縣
管下吳集市殺降到步諒等二萬餘人並押赴本
司公參除被驅虜情願歸業人各給公據放令逐
便外揀選到強壯人兵六千餘人見分隸諸軍使
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安鎮翟忠等三千餘人在衡
永郴州管下打劫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領官陳
照湯尚之招捕見陣殺死外於十月初一日招降
到安鎮等二千六百九十五人押赴本司公參除
被擄情願歸業人各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
到強壯人兵一千六十七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在湘
陰縣管下占據七星寨打劫殺人放火本司遣發
統制官吳錫率領軍馬措置招捕除王俊不肯受
降帶領賊兵開走外於十月十一日追襲到地名

蔡塘招到王進等三千餘人押赴本司公參除彼
驅擄情願歸業人各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
到一千五百一十八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俊等一千餘人不肯受降
開走劫掠安化新化縣逼近邵州殺人放火本司
再遣發統制官吳錫率領軍馬前去措置討捉續
據吳錫申於十一月初四日在地名峯嶺關高平
寨逢賊迎敵殺死四百餘人活捉到將官李贊一
名并走小六百餘人外其餘殘黨四散逃遁再行
追趕至地名朱溪竹園交戰殺死五百餘人當陣

殺降到強壯人共三百餘人奪到馬二十五疋老
小六百餘人并也到王俊前後付身告劄印紙曆
子請受券曆外有王俊等三百餘人四散奔走再
行追趕先次招撫到提轄桑文等五十餘人外王
俊等復聚欲取山口并石限路奔衝永州全州界
分至十四日到地名太白村下寨三鼓以來賊兵
偷劫本軍所下寨柵本寨知覺掩殺至五鼓以來
其賊大敗追趕至武岡軍與邵州接界地名橫江
殺獲副統領崇貴并賊徒等生擒到王俊其賊勢
窮力屈乞就招降今招降到一行人共七百餘人

馬一百餘死老小五十餘人外別無走散人兵委
是淨盡所有招降到人兵除被虜情願歸業人各
給與公糧放令逐便外揀選到強壯人兵六百三
十四人分隸諸軍使喚

一隣路江西界作過潰兵並已擒殺出本路界訖

一劉忠下潰兵首領譚深在江西路界未知的實
人數近侵犯潭州瀏陽縣管下作過本司遣發統
領官陳照佳元部兵前去措置掩捕於十二月初
二日到瀏陽縣地名樓下沙堆逢賊譚深等一千
餘人迎敵殺敗追襲至地名楓林殺死賊徒五百

餘人生擒偽以轄仇青將官王瓊都教頭寧秀徒
伴三百餘人收救被虜无小等及奪到岳飛差
人齋去御前指安金字牌一面岳飛公牒一道統
制官姓毛人一道黃旗一面其賊並各追襲掩
殺出離本界以本司已將捉到賊首仇青等處斬
訖

一李宏下潰兵首領王開山名順約三千餘人在
江西界近侵犯潭州攸縣管下作過本司遣統領
官郝最馬準知兵前去掩捕於十二月初八日襲
逐賊人所向到袁州萍鄉縣并地名雙塘擒擊殺

死不計其數生擒到次首領五部統領孟進并賊徒七十餘人奪到旗三十餘面槍四百餘條鞍馬等及收救到被虜老小四百餘人外殘黨並各走散復入江西路界本司已將捉到賊首孟進等處斬訖

一見措置遣發軍馬招捕盜賊下項

一本路

一賊首彭鐵大各友係在郴州桂陽縣宜城鄉三單團作過

一賊首鄧裝在郴州宜章縣管下見占據莽山剗

寨

一徭人首領楊五興等在武岡軍管下聚集出沒不常燒劫作過

一隣路見有盜賊由本路接界即今差兵將把截防托

一湖北路賊首楊公占據鼎州龍陽沅江縣管下地分恃水乘船出沒時復侵犯潭州益陽湘陰縣地分作過

一江西路界州縣見有劉忠李宏馬友下潰兵首領張成及姓高姓劉人數頭項未見的實數時

復侵犯潭州瀏陽等縣作過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

楊么占據洞庭係湖北路本司已遣軍馬把截奏
狀

契勘土賊楊么黃誠等上據洞庭青草三江之險聚衆數
萬出沒鼎澧潭岳荆南汝州數千里之地爲荆湖腹心之
大患臣已嘗奏聞去訖近來賊寨數出騰文訛言指斥自
稱爺爺不奉正朔殺戮招安使臣誘脅近地民戶兇悍不
遜火段猖獗若不趁此春冬水涸之時速行討蕩竊慮將
來江湖水勢泛漲賊益得計侵犯州縣難以支吾緣楊么

黃誠等寨柵巢穴並在岳州龍陽沅江兩縣界去岳州山
三二十里遠者不過三六十里於湖南潭州止與益陽湘
陰兩縣接界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坐今年九月二十四日
聖旨指揮節文諸路節臣帶宣撫者並罷荆湖南北路冬
隸本路帥司劄付本司臣已遵依施行其岳州係湖北路
即不隸屬臣本司照對鄂州有兵萬人屢與楊么賊徒見
陣慣習水戰見有戰船可用而臣本司元撥到兵將及新
收招降之衆皆係北人自來不諳水戰又臣初到湖南計
置打造戰船倉卒未辦今來起時討捕楊么黃誠平蕩巢
穴全藉岳州進兵臣本司軍兵可防托把截本路界分使

嘆歎望聖慈特降睿旨惟促鼎州及早進兵庶幾賊衆有
殄滅之期不至滋漫

已撥益陽財賦並副鼎州來年財賦取自指揮奏

狀

勘會臣先蒙恩除荆湖並南路宣撫使於今年八月內到
本路據知鼎州程昌禹由錢糧急闕乞行支撥臣已輟那
錢三萬貫及續於益陽縣今來秋苗米內支撥一萬碩應
副鼎州外及據程昌禹申錄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潭
州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緣臣本司及潭州即未曾
核受前項聖旨已具因依申奏朝廷未蒙回降處分間又

累據程昌禹申委是急闕乞支撥應副臣遂更不待朝
報下逐急將本縣苗米除已撥一萬碩應副鼎州及二千
碩般赴鼎州應副張宗元等人兵支用外稍留本縣合用
之數有其餘正米六千餘碩并耗米四千餘碩並撥付鼎
州去訖今又據程昌禹申本司錢糧闕乏乞將益陽縣財
賦盡數支遣應副尋行下本縣契勘據知益陽縣事魏舜
臣申本縣自今年正月一日至今每日所收酒稅牙契并
夏稅折納等錢兼福建等路宣撫使司本路轉運司及本
州累行差官下縣盡數剋刷應副大軍支遣了當今來將
歇年終日逐續收錢數不多分構諸司窠名餘剩登小條

省錢只可應副得本縣批支土軍鋪兵及過往官兵外只
有一色秋稅苗米豁去被賊殘破逃田等數實催二萬五
千四百六十餘碩除已支撥及指留外應副鼎州正米一
萬六千二百六十餘碩耗米四千二百四十餘碩通共應
副過二萬五百餘碩節次搬赴鼎州訖今來本縣委實更
無錢貫可以撥付鼎州臣已再行下本縣將紹興二年歲
終見在酒稅牙契等錢除指留支用外盡數撥與鼎州訖
臣已今照對衆朝廷指揮諸路帥臣帶官撫使並罷荆湖
南北廣南東西各隸本路帥司本司一行軍馬支用錢糧
浩瀚既無二廣財賦通融應副又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
州委實難以支吾兼據程昌禹申本州屯兵萬人月支米
一萬四千餘碩歲計支米一十六萬八千餘碩月支錢一
萬五千餘貫歲計支錢一十八萬餘貫雖今來撥益陽一
縣財賦其闕少數目尚多若非朝廷措置應副或於廣南
西路支撥不惟鼎州決至闕誤兼湖南財賦窘迫亦難以
供贍軍衆所有益陽縣今年冬財賦已盡撥副鼎州外其
紹興三年分夏秋稅并酒稅牙契等錢更合取自朝廷指
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八

乞降度牒撥還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鹽錢奏狀

契勘本司近據左朝散郎權通判潭州軍事劉鵬申先准
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指揮一行大軍犒設錢
計二十四萬貫文令轉運司與本州同共出備內本州已
應副過錢一十九萬貫文外有錢五萬貫文係令轉運司
應副尋申轉運司乞行支撥承轉運判官孫綬指揮爲大
軍起發煎迫措置不及再三令鵬逐急就兩浙安撫大使
劉光世差來回易使臣承節郎李傑處於贍軍回易鹽錢
內充支錢二萬貫文遂得應副大軍起發不致關事除已

奏議卷之三十一
撥還過錢三千貫文外尚欠錢一萬七千貫文不住撫使
臣李傑守等撥還乞下轉運司撥還施行本司奉下轉運
司撥還去後據轉運司申尋按照得昨福建等路宣撫司
大軍在潭州除本司應副過金銀并徑撥錢應副支用外
今來別無錢物可以撥還已牒潭州照會去訖本司再行
契勘潭州通判劉鵬先借上件錢已是應副福建等路宣
撫司大軍起發支遣了當今來不住催逼申乞撥案各錢
貫緣本司見應副安撫使司大軍錢糧日逐合支數目不
少尚未足辦委是闕乏別無官錢可以撥還申乞施行臣
今契勘本路州縣自建炎四年以來數遭兵火官司民戶

虜劫幾盡潭州爲孔彥舟馬交所據相繼福建等路宣
司軍馬到州屯駐措置盜賊每月支費錢三十餘萬貫米
五萬碩并犒設錢二十四萬貫一月計支費錢糧近六十
萬貫又岳飛一軍於本路支費皆以軍期責認州縣剗刷
倉庫科歛疲民公私整匱自臣到任潭州一行大兵日用
錢糧浩瀚漕計闕乏應副不足委是無錢可以撥還前項
借兌應副福建等路宣撫司支費過兩浙安撫大使司贍
軍回易鹽錢一萬七千貫文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從
朝廷給降度牒付兩浙安撫大使司充還上件借過贍軍
回易鹽錢施行須至奏聞者

乞差羅選要部兵捍禦擒賊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勘會武岡軍隸屬湖南緣相去本路帥司遼遠與廣西桂府稍近奉聖旨委廣西帥臣許中遣發羅選要約度事勢將帶人兵前去武岡軍駐劄共力捍禦擒賊候一向事寧日方得勾回如羅選要差出不在本司即別選堪倚仗官兵前去仍令程昌禹差發官兵應接劄送荆湖南路安撫使司疾速施行臣已備錄前項指揮牒廣西經略安撫許中遵依遣發羅選要將帶人兵起發前來武岡軍駐劄并牒程昌禹照會差發官兵應接外今有奏請畫一事件下項須至

奏聞者

一臣契勘江西路尚有潰兵作過及本路柳州與江西虔州廣東韶州等處接界有鄧裝彭友等出沒虜掠即目江湖水勢漸長楊么賊徒猖獗除分屯軍馬捍禦潰兵收捕鄧裝彭友及會合諸路討蕩楊么外緣本司差去把截徭賊軍馬不多竊慮觀望事勢轉至猖獗今來朝廷令廣西帥司就近遣發軍馬同共措置誠合事宜深慮廣西遣發不多坐費歲月無補於事契勘臣昨在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日曾行下廣西帥司於隸將不隸將人兵一萬五千餘人內揀選二

千五百人團結成一軍輜重火頭在外委羅選要充
統制官聽候緩急勾抽使喚欲乞特降指揮差撥前
件已團結軍馬前來庶幾可以倚仗

一臣近奉聖旨權節制程昌禹等軍馬會合收捕楊玄
賊徒已催發進兵討捕外今蒙朝廷令廣西帥司差
發羅選要軍馬前來武岡軍共力捍禦徭賊竊慮廣
西帥司所遣將佐軍馬既到本路亦合權聽臣節制
庶幾不致有失事機伏望特降指揮施行

一臣契勘本司見管軍馬逐月合用錢糧草料緣本路
州縣累經兵火公私匱乏見今支遣不繼今蒙朝廷
下廣西帥司差發官兵前來武岡軍其所用錢糧伏
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廣西路轉運司計備半年合用
錢糧前來應副支遣庶幾不致闕誤

一臣契勘武岡軍徭賊據恃山險出沒作過臣雖分遣
官兵前去捍禦及見一面措置施行外緣自來攻討
溪洞全賴器甲利以長兵多用神臂弓取勝臣本司
諸軍闕少器甲本路諸州數經兵火及武岡軍累年
徭人作過用兵不已甲仗庫空虛全無可以施設臣
先帶宣撫使司曾行下廣西製造器甲及契勘得桂
州見管神臂弓數多行下經略司取神臂弓三百張

緣併罷宣撫各歸逐路帥司不曾起到伏望朝廷特
降指揮下廣西帥司將造到器甲及見在神臂弓依
數支撥并合用箭數一就支付施行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

乞專責江西漕臣吳革應副錢糧奏狀

勘會臣先准尚書省劄子節文紹興二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旨令韓球於已降糴本紬絹內先次充支絹八千匹紬
二千匹應副冬衣使用仍仰却於建康府寄椿上供紬絹
內依數取撥補還應副糴買及令韓球於江西上供米內
撥三萬碩及於本路合起經制錢內撥五萬貫應副支使

臣於去年十月初一日已後累牒韓球遵依支撥及委吉
州通判高公愴計置起發上件紬絹差本司准備差遣李
璦等前去江西路催促施行去後至今三箇月餘韓球並
不依數支撥亦無回報今方據吉州通判高公愴申承韓
球牒稱別無紬絹已申朝廷乞下湖南收簇本色及以見
錢相兼支給或乞下建康府於寄椿紬絹內正行支撥并
據准備差遣李璦等申韓球百端推托未肯支撥錢米却
承臨江軍牒准韓球牒稱本路所入經制錢不多已申尚
書省乞蠲免去訖備錄申臣乞照會施行臣今照對先提
領軍馬之任經過吉州韓球占愴不應副錢糧留滯師行

臣曾具韓球弛慢奏劾蒙朝廷委陝西安撫大使司體寬以故韓球挾此私忿故違前項已得聖旨阻滯不肯先次兌支紬絹及支撥錢米竊緣臣本路數遭兵火公私匱乏今來潭州屯兵數萬支用浩瀚委實供贍不繼指准江西支撥上件錢帛斛斛到來支遣去冬諸軍已是無衣絹可以支俵今來又逼合支春衣月分似此韓球挾私不爲遵奉聖旨兌支應副深恐軍士目緣衣糧欠闕別致生事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仍乞嚴立日限專責漕臣吳革應副庶幾不致遲誤

相度歸明官任滿輪易奏狀

往紹興二年十月四日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臣竊見洞歸明官應湖南邊郡及二廣皆有自崇觀以來員數寢多當時朝廷務要優恤遠人於是添差爲諸州郡指使及添差監酒稅之類意在資以俸給以活其家本不取其才任及至後來諸州措置監寨益廣缺人把托於是又盡令押管兵夫其所管押皆是鄉民其歸明官生長溪洞初無愛民之意亦不習朝廷法令恣犬豕性貪婪無厭鞭笞摧辱無所赴愬假如州縣虐政苟或替移民復得蘇至如歸明官有自歸明至今已及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年未嘗罷去民之無告無有休已甚者廣田宅結婚姻所喜則相

親所憎則加害黨類既植根株牽連豈可置而不恤哉議
者欲令帥臣籍其姓名同州縣官三年一易或云只循舊
例添差罷其管押兵夫之事臣愚以謂遠方傳聞難以預
度今欲望廢斷詳酌制付二廣湖南帥臣因使人之行而
面授之俾之密行措置務令適宜既不令歸明官失所致
怨亦不令遠民受害無已庶得少稱陛下軫念元元之意
伏候勅旨十月初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廣南荆
湖路帥臣限五日措置聞奏仍下司劄送臣施行須至奏
聞者右勘會湖南管下溪峒歸明土官除本峒彈壓山猺
即無係本路諸州添差職任外其潯衡等州見管添差監

當指使並係廣西湖北管下溪峒酋首初以納土補官次
則注授差遣遷徙出離巢穴以安邊面依條不釐務亦不
差注替人本州常切羈縻其官司自合遵守法令不可差
委幹當及管押丁夫把隘之類臣今相度應添差諸州歸
明官並支與本等請給養贍籍其姓名常切照管以三年
爲任雖軍期亦不得差委幹當事務及管押兵夫把隘等
若任滿輪易添差充非緣邊州指使監當亦不許簽書公
事及主管官物之類仍依條候接人到日方得起發及關
報移任州軍照會如官司依前輒有差委乞朝廷嚴立法
禁約束施行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據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狀申照會
本州係湖南僻遠邊州昨緣本路盜賊四起鄰路廣西經
略司措置隄備奏乞朝廷割本州隸廣西因此畫一紹興
元年九月一日奉聖旨今後遇有軍期其全州許聽廣西
經略安撫司節制互相應援易契勘本州止管兩縣共有
九鄉所入財賦至微累年調發兵馬非少支遣浩大又去
夏遭孔賊殘破民力凋瘵雖與廣西相隣緣係湖南古郡
即今本路盜賊未息州縣悉力隄備又隸本路帥司若更
聽廣西經略司節制設有調發本州兵馬或分屯官兵駐

劄不惟難以應副又緩急之際與本路帥司指揮兩有牽
制若一違戾以誤軍事官吏枉負典憲申乞施行須至奏
聞者右臣契勘全州自舊係湖南屬郡南至桂州雖只二
百里其川原道路並不相接遇全州管下徭賊出沒并別
處盜賊侵犯其全州措置事宜並聽湖南路帥司節制若
全州不失隄備則廣西路更無軍期如去年六月曹成侵
犯桂州事勢危急賴湖南路安撫使司遣發張憲吳錫兩
項軍馬自全州徑入桂州界方始解圍以此顯見全州只
合聽受湖南路安撫使司節制今若令更聽廣西節制不
惟一州難以遵守兩司指揮兼廣西路桂州遇有軍期其

事宜並須先在湖南况今本路武岡軍管下接湖北等處
徭賊作過正與全州一帶溪洞徭人連接臣已措置調發
兵將及令全州等處團結兵民併力捍禦掩捕若全州聽
受節制不一深恐緩急調發及分屯軍馬因緣牽制無所
適從有誤臣本路軍事實爲未便所據武功大夫榮州團
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前項狀申欲望聖慈詳酌特降
睿旨全州免聽廣西經略安撫司節制如日後廣西或湖
南路有軍期即兩司自相關報應援施行庶幾各路軍政
歸一不致別有侵紊

宮祠謝表

臣綱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勅差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奉詔令於侯藩愧無善狀修

香火於琳館叨沐寬息感懼交深涕泗橫集謝伏念臣衰

遲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於丘壑之間使收功於桑榆之

日蕩攘群盜循撫疲民龜勉百為篋著滄埃之效積累多

釁終煩搏擊之才荷聖度之包荒擴皇明而燭隱衆毀銷

骨雖貽投杼之嗟太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帥聞之重

寄還真祠之舊時有覲面顏尚叨簡廩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躬天錫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

湯克寬之政致茲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凜雪前非激昂

晚節遙瞻軒陛雖無望雲就日之期自屏山林益勵愛君
憂國之志

上天申節賀表

臣綱言本月二十一日天申節中外稽賀者薰風協序炎
德鍾祥紀誕節於亨辰對中天之休運中恭惟皇帝陛下
仁均覆載政懋經綸親總馭於群才期蕩平於逆虜豐年
助順醜類革心願宏藝祖之開基安斯民於一怒坐格仁
皇之至治嗣寶曆於無疆臣嘗玷宰司外叨真館七星去
國難忘畎畝之忠萬壽稱觴天預雲龍之會

天申節功德疏

右伏以中天啓運賴真主以成能率土懷仁宜高穹之卷
命敢目誕節申祝壽祺披海藏之靈文效嵩呼於愚悃皇
帝陛下伏願紹隆大統永庇群生順風雨於農時助成妙
略配乾坤於聖德坐享遐齡俯及萬方均茲五福臣無任

明堂賀表

臣綱言伏覩今月十五日明堂大饗禮成者與天合德載
隆眷祐之休唯聖為能不忘昭事之意已告成於茂典仍
敷布於湛恩中賀臣聞自昔總章以時宗祀發揚至教必崇
簡大之規對越高穹要在精誠之格允屬中興之運克講
合宮之儀恭惟皇帝陛下道妙難名機深不測憂勤願治

惟民瘼之是求實畏保邦豈神歆之敢怒安及却禋之歲
載新路寢之祠氣肅抄秋日消旣望雲屯移仗雖天步之
尚也宣室受釐實帝心之丕應臣嘗叨柄任久去天光聞
盛禮之舉行徒深壽躋延慶慶而稱慶莫效鳧趨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九

陳捍禦賊馬奏狀

右臣伏觀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
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
外同切憂憤况臣世受國恩掌蒙眷獎擢實近同雖以罪
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大德未嘗會息少忘朝廷安危休
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慙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爲
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禪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
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
僞齊劉豫以蛇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

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
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強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
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遙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
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
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
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
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中睿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
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搢批亢擣虛形格
勢禁則自爲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
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

於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
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旣班師屯于武
昌僞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
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爲之繼援命信臣
總統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
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
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
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
辦集則鑿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燮
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

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代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旣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接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擄掠之勢士氣旣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爲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旣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

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爲退避之計則可今爲是役者僞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從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益張則將何以爲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况僞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肯符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竊思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

憂慮以來未幾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
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
勒而并救圍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
誠不能自己故敢以爲荒之說上瀆天聰傳曰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干冒天威
臣無任

獎諭詔書

勅李綱所奏具已見陳爲三策捍禦賊馬事勢具悉朕以
豫賊遁誅敢稱兵而內嚮金戎助逆共舉叛以來侵覆載
靡容臣民共憤迺親乘於戎輅用戡定於邊虞卿忠貫紳

明慮先著蔡料敵於千里之外制勝於三策之間既攬橐
封備觀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正
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天下而以安危自任忱恂所屬嘉
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十八日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具已見陳爲三策捍禦賊馬事特
降詔書獎諭者囊封上奏冒陳千慮之愚衷函詔俯頒光
奉十行之細札絜若日星之麗寵踰衮繡之華祗荷恩私
深深感涕謝竊以逆臣干紀肆其蛇豕之心黠虜怙強借

以虎狼之勢侵陵淮甸窺伺江南六飛決策以親征諸將
摧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相協心明明廟謨宜天聲之大
振嘽嘽王旅將賊黨之盡殲而臣夙荷眷勤嘗陪機政抱
疴負罪雖遠跡江海之濱憂國愛君每馳心輦轂之下當
天步艱難之日乃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贊寶
龜之用顧借筋以靡友慙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虞斧
鉞之戮虛心以聽亟被絲綸之褒拜賜甚優以榮爲懼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啓於中興必
削平於大愆欲恢遠略以盡芻蕘之言故不遐遺曲悖箝
覆之舊致茲誤寵驟及非才臣敢不仰體睿心益堅素節

謀或可績儻著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願繼三乙夜之覽
臣無任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勅李綱此以逆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嚮朕
親乘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
輕兵所向奏功倖賊係道虜勢既屈潛師遯逃念茲却敵
之初圖爲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朕深思
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
條具來上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
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想宜

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九日

謝詢問利害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已遵稟膚訥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逮報稱爲難中竊以詢于湯堯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詢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誓羗戎肆於却敵之初圖爲善後之策明詔俯

訪舊人丁寧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諮以當世之務如親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興豈竒吐策宜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材嘗叨近輔學術沉古識慮闕踈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何窵空也啓開也竅注空開小見竊聞之陋亦與詢謀採擇之聞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上皂囊之奏冀塵乙夜之觀顛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奏發踈通知體豈數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器中興之運則臣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嶽深崇豈賴滄浪之助日月清照但傾葵藿之心臣無任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九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右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逸遁今臣深思熟講凡
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畧條具來上臣
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僭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十慮之
一得雖以雅矣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
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
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
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傲
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

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
摧鋒傳檄係路虜氣挫在清師遯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
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
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
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
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照羶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
賀而以年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
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
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一議者或謂賊馬既
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奕棊先當

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
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
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
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儻不先為自固之計
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義財用調度之煩
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
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
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福小浸
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
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

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特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

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

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
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
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
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
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
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
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
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
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
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赴捷因利

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
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
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
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
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
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
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
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
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
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爲固邊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

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薰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鑿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用

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旣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創管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米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管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爲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

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歛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疆之計使涓滴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後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踈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力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

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情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庶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不獲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

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義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是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

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今賊馬雖退而人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友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

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披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輅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

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庫實府庫充噐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

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
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
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
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
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
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
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
能協濟政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
漢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

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眾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
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
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
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
有言曰知人而不能任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
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況於欲恢復
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
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
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
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

陸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

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考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蓋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

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

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杜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祗從竄逐其士風遽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

六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始今四十餘年世變風
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
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
謫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
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
事實惟欲傷人大也 大進小詆則小遷諭訛成風此非
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
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
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
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惟

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諛之臣無浚之功
又無大臣為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
君父冀察其不然也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
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
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
誣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
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
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耻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
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
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

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
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
累也猶建大廈室奧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
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
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
得諸葛亮與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
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
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
潛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摹
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

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
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
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
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
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
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大遽以致
搔擾勿大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
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
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
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

鵠俞跗蔑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
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
於未奔騰之前十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鬪而
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
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
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糞蓑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
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真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
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

十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中
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
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
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肥
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
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
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
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
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
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

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然也此年以來災戒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夕陰不雨或夕雨不霽或當暑而遽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

俾士大夫各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堯士愚臣忘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少康以一族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乂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是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是以為中興之

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禹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
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
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
何憚之有鄴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
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
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
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
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
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
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

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惴惴危懼勉勉自強
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
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
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
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
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
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
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適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
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遠去闕庭
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

遠屏不敢復與世故為堯之言又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
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伏
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
臣不量荒殘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
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
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
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
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憂慮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
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
問據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

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干冒天威臣
無任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一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者禋祀合宮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寰海湛恩浹於臣民致茲罪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爲懼旣感且慙中伏念臣造道弗優賦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躡英俊以驅馳當聖主龍飛之初設象首舉任大臣棟隆之責其敢雷同惟信古太過而欲爲曲突徙薪之謀故與物多牾而每致跋扈彙尾之患奉身以退何補朝廷任道而行有同醉夢念一違於

軒陛忽九換於星霜適魑魅喜過之鄉自貽伊戚免蛟鱓
垂涎之口難報此恩恍然若脫兔之投林老矣嗟病牛之
卧墮竊真祠之厚祿已負素餐極祕殿之華資更慙非據
叨應寵渥架積凌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之公以慈
爲寶陟降無私於好惡體貌不替於初終釐事告成欲均
敷於有衆皇恩廣被遂溢及於陳人臣敢不益堅葵藿之
心期保桑榆之節望鸞鷲之清切莫陪北闕之班奉香火
之精懃願祝南山之壽臣無任

謝再任宮祠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令臣依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今任滿

日特令再任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者先承期而有請方懼
譴訶拜天命之來臨曲垂矜允冗食坐糜於公廩素餐愧
益於私心謝伏念臣壯年妄意於功名叨膺識擢晚景備
嘗於艱險惟欲退藏流寓海邦未遂掛冠之志仰資祿養
久陪奉祀之官更沐隆恩許令繼任自顧不材之木宜在
無何之鄉終日安閑既無憂責闔門溫飽皆荷仁慈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法天覆物知樛櫟不勞於斲削
俾鸞斯亦遂於逍遙致此孱庸獲霑恩渥臣敢不勉堅素
守期保歲寒緝舊學於簡編益求此道勵精誠於香火少
答鴻私

親筆詔書

朕昨總戎車前臨敵壘洎潛師之引道勞戍役以言旋惕若眇躬懼茲多難聿求善後之計敢蹈護前之非博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投却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闡興邦之略意拳拳而曲折言凜凜而高明有發予衷如對鄉語此乃卿精忠許國誠節表時雖在燕間之中不忘開濟之事肆披夙蘊因致良規省閱再三嘉歎不已至若議和避地之失練兵積粟之方將議改圖共期底績臨朝願治顧策慮之是資當饋思賢念話言之可想宜從疾置時告嘉猷終藉經綸之才助成戡定之烈故茲親筆以示至

懷賜李綱

謝親筆表

臣綱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無辭冒貢方虜蕭斧之誅宸翰載頒乃膺華袞之寵燦爛奎壁之畫昭回雲漢之章節屋生輝臣鄰改觀中竊以人臣之言不做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而激切則有逆鱗之愆人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盈庭之咎辭順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博詢精敏而不惑者聽之公自古所難於今乃見皇帝陛下悼戎壘之弗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殲敵之

圖故有格叙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獎嘗忝近司清問下
詢雖頗殫於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於萬分誤蒙睿慈親
灑宸筆褒以精忠之目許之特告以言鳳翥鸞翔筆勢妙
追於古蹟風飛雷厲詞辭感動於人心顧臣何人當此異
數鄧禹被先武之親昭李靖奉太宗之手書如臣所蒙視
古無愧刻之玷嗟者聖君與善之誠傳之雲來見愚臣許
國之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能夫縱盛德日躋招揀俊
傑之舉協濟興王之運禮從微始濫居宰殺之先仁不遐
遺曲敦繁履之舊致茲榮耀驟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
益堅素守衰慙定遠難致玉關之功老比營平願上金城

之略報恩有路矢死為期

謝親筆劄子

臣綱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
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涕泗橫流精爽
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寸長誤被特達之知首膺考
覈之選待遇之禮超軼等倫犬馬微誠敢忘自效而臣許
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實踈拙於謀身與物多悖乞骸罷
政誣謗並興流言飛文汙晚天聰負憂抱釁不敢自明陛
下察其心於群口鑠金之際薄其罪於衆人欲殺之時始
終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肉骨之恩盡出鴻造永

惟天地父母之德非臣殞首捐軀所能報稱昨自去冬狂虜犯順戎輅親征海寓之情同深憤激而臣不量淺短輒以已見陳防捍賊馬便宜利害以聞伏蒙詔書特加獎諭迨至今春虜騎旣遁又奉詔旨令臣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所以為善後之策者來上臣感荷大恩殫竭愚慮敢以區區管見冒瀆天聰議論迂踈文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今者乃蒙聖慈親灑宸翰曲賜褒稱旣目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告不遺簪履之意溢于訓辭顧臣何人可以當此銘鏤肌骨矢死不忘昔唐權德輿嘗讀太宗賜李靖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如臣所蒙於靖何愧顧臣竊然衰病未知圖報之所惟當寸襲祕藏刻之金石傳示雲來使天下後世知聖君不忘舊臣樂取諸人以為善者如此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已奉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具塵聽覽臣不勝感恩惶懼戰越之至

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許辭免不候受告限三日前去之候臣上荷聖慈不以罪戾終棄特加收拭錄用仰戴天恩但深感涕

伏念臣迂陋無取誤被聖知終始保全以至今日更蒙起廢付以方面之重在臣愚分義當竭勉遵依嚴限即日就道以副睿獎少圖尺寸之報重念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慮凋落自荆湖得屢足之疾艱於步履社門不出三年于茲衆所共知近年復感寒熱眩瞢併作使當一路兵民之倚必致誤事上累聖主知人之明雖死不足以塞責敢望聖慈洞照微懇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閑散尋訪醫藥庶疾可安異日蒙被驅策誓極糜捐以圖報效干冒天聰臣無任惶懼戰兢之至

辭免第二奏伏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十一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得再有陳請疾速前去赴任臣感戴天恩涕泗橫集伏念臣自國家多故以來誤蒙驅策未嘗辭難然臣學識迂踈賦分淺薄觸事齟齬自招悔尤一昨被命宣撫荆廣時以巨寇擾攘不敢力請扶疾就道既至本路招捕盜賊循附流移整緝軍馬經理財用策駕礪鈍庶以少副委任之意惟知竭力以向前不慮煩言之在後凡造不根之謗率皆可駭之辭自非上賴睿明洞照誣枉姑使罷免以歸則臣雖欲自便

於江海寂寞之濱不可得也今者蒙恩起廢付以江西一路兵民之重邊徼寧謐無警急之虞而宸衷鑒臨有近降親筆褒諭之詔在臣愚分豈不願行以圖報萬一實以疾病交攻精力頓衰憂患熏心動多遺忘深恐臨事乖錯復致人言有辜聖主終始保全之德所以夙夜憂懼而不敢承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晚節末路之難也重念臣以蒲柳早凋之質迫桑榆將暮之年弱植易搖驚魂未定幸安閑散度或保全豈可復冒寵榮重為小人者之所指議玆不避再三之瀆敢瀝血誠控告君父伏念聖慈深察危懇曲賜矜宥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宮祠使得養病藏拙待盡山林則臣仰戴大恩死當結草干冒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二

親筆詔諭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美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荐興
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往鎮臨之邾威名德望聳動一時風
采想聞人自憎服起于閒館作我价藩匪惟指顧之間一
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折遐衝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
安社稷為己任勿間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
親筆詔諭卿其悉之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辭免新除江南西

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乞臣已再具奏辭免
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
詔諭勉臣使行不必數有所請臣不勝感恩荷德惶懼激
切之至伏念臣學術空疎才能迂拙嘗誤蒙於器使初不
閱於歲時建炎承乏宰司者僅七旬詔與將命荆廣者纔
數月迄無善狀仰報明恩豈徒一譽而一非固已再奮而
再竄自知淺薄姑務遺藏跡異義之雖微誓墓志同仲子
但欲灌園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憐舊物起自閑廢
之地付以方面之權親灑宸章臨貫丘壑隆恩厚德超度
等倫瑣質庸材益難報稱而臣衆毀所集憂患異於他人
多病交攻精力憊於往日經霜之葉望風而先零傷弓之
禽聞弦而亟墮畏首尾而身之餘者有幾懼萋斐而心之
慮者益深惟險阻艱難之備嘗宜恐惕驚危之獨至使膺
委任必致顛隳與其異時蒙曠職之誅曷若今日被固辭
之責力祈矜允不避再三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忱辭無嫌
及汗使安閑散深沈孤蹤至於在猷畝而愛君伏堪爨而
憂世此則微臣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閑寂之中思慮
有得自當獻進於君父庶幾圖報於涓埃干冒天威俯伏
俟罪

辭免劄子

臣綱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餘早
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寢成命未奉俞允今月二十二日
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之隆訓辭之渥
非臣愚陋之所宜蒙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伏念臣久荷
國恩誤被驅策備嘗艱險屢蹈危機仇怨痛前得謗特甚
皆緣國事豈有他哉一昨靖康間金寇犯闕臣竊謂朝廷
軍政不修故使夷狄敢肆陵侮當治兵為自疆之計然後
和約可成而主和議者一切苟且目前不為宗社生靈長
久之策謂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初遭遇陛下龍飛首
蒙擢用實之宰司是時偽楚張邦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

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已嘗僭竊位號豈可參與朝政使臣
方解體上疏乞正其罪聖意開納邦昌謫授散官安置為
命臣寮等第行遣而受偽命者復成怨仇二怨合力致死
於臣巧詆厚誣靡所不至加以危蹤寡與忌嫉者多徒抱
孤忠不能自達今者陛下察臣於積毀顛沛之中起臣於
遠屏閑廢之地宸章奎畫光賁山林聖德厚矣而臣久冒
風波之險實懷憂畏之心智慮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
疾承命黽勉效官遇事蓄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
任之意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
之齒已衰負薪之病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壽

察許臣少安閑散保全晚節使仇怨者無以中傷則臣感戴天地父母之恩隕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已三具奏辭免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聰伏俟嚴譴

謝親筆詔諭表

臣網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告命訖者忱辭冒責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頒誤被非常之寵天語丁寧而溫厚雲章燦爛而昭回久抱負薪之憂有稽嚴命莫遂循墻之請徒切覩賴中伏念臣奮自書生幸遭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寔中興草昧之初博選時髦首冠

台輔外拒憑陵之醜虜粗定規摹內排僭偽之邪朋稍伸典憲荷知甚腆圖報未能責重憂深果自貽於顛覆才疎意廣終何補於涓埃賴皇明之燭幽脫詭波於濱死美名峻秩盡復青氈三徑一壘已甘白首敢意睿明之求舊加憐孤陋之投閑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為奎壁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屏之勢恩輝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股肱之郡聿求共治之良采葑菲之材不以下體而棄誕敷大訓式遘其行用人無中外之殊實繁鴻造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當臣敢不佩服深慈激昂晚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

流成象可觀幸仰窺於義畫上章請覲願親奉於堯言臣無任

繳進十議劄子

臣契勘昨於建炎元年六月一日到行在所次日再蒙賜對便殿嘗以十議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和戰守其本一事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不務戰守而惟和是務必致誤國聖意開納得旨降付中書省遵守其後用事者復以和為然卒無顯效而所失則多今者天啓宸衷悟和議退避之非治兵飭備欲為自治自疆之計茲誠宗廟之靈社稷之福而天下烝黎之幸也臣流落九年顛沛

於風波之中幸存餘息得見朝廷開至正大公之道為與恢復之謀竊自欣慶死且不朽茲蒙聖恩起於閒廢付以江西帥守之任而臣實以衰病不敢復當一路委寄之重已三具奏辭免外所有前件十議雖嘗稟聖旨修錄建炎初時政記已具事目奏聞緣文多不曾該載全文竊慮朝廷自渡江後文籍散失元本不存謹繕寫備錄投進繳連在前仰塵睿覽雖時運不留事多既往其間議論偶有合於今日朝廷所施行者庶幾或可以裨補廟筭之萬一千冒天威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三具奏劄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恩命降詔不允不許再有陳請臣無任感天荷聖惶懼激切之至已望闕謝恩祇受告命訖伏念臣違去闕庭十更寒暑葵藿傾於日月犬馬戀於軒墀不勝臣子瞻慕君父拳拳之情兼有本路職事合稟聖訓而臣赴任取道江東去朝廷不遠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候經由信州日量帶人從趨赴行在令閣門不隔班先次引對奏事畢免謝辭取便道星夜之官如蒙矜免使孤遠之跡獲望清光臣顛仆道路退即溝壑所欣願也臣起發迤邐前路聽候指揮干冒天威伏深戰

越

乞降旨閣門到日先次引見上殿奏狀

右臣近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臣乞赴行在奏事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來臣已於今月十日到信州見遵依聖旨指揮星夜蹉程趨赴行在伏望聖慈降旨閣門候臣到日依元降指揮不隔班先次引見上殿奏事

到國門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已降指揮李綱召赴行在令臣疾速前來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國門訖伏望聖慈

降旨閣門依元降指揮令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奏事

再乞上殿劄子

臣契勘昨具奏乞赴行在奏事今來已蒙聖恩於假日特坐引對緣寒食節假未開有妨謝辭臣今有已見急切利害并本路職事合具奏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進止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被旨赴行在奏事特降中使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十年去國幸入覲於軒墀千里羸糧敢憚煩於川陸過蒙天寵特遣王人閱其載驅之勞錫以匪頒之數恩輝甚渥報稱為難中謝

伏念臣情學無長孤忠自許前滯淵冰之上荷聖度之洪全營營榛棘之間賴睿明之昭鑒迨茲起廢曲軫深慈付重寄於上流許來朝於行闕威類咫尺方將披雲霧而覩青天溫詔丁寧固已禦風霜而挾純纊更頒妙品副以寶匱北苑靈芽滌煩消渴尚方珍劑愈病折醒大君異數以禮賢徵臣何功而拜賜恩深德厚感極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察臣斷斷無他技嘗備使令憐臣拳拳知愛君來自遐遠式昭恩禮庸示龍光臣敢不益厲此心少圖微效入而告后願陳藥石之言出而撫民試求芻牧之地臣無任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三

論中興劄子

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於民心者故周宣本於文武漢光武本於高祖文景唐肅憲武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波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不如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幾二百載深仁厚澤滲漶萬物民之戴宋於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湯九金寇作慝宗社顛危不絕如綫陛下應天順人續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欲戡大憝迎還兩

宮綏安區宇則夫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
有強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機雖強而有必敗之
兆顧其理之如何耳譬猶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羸惟
察脉之治否興亡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
是時項籍疆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
爲當於人心也是以隨何援此以說諸侯多仗劍以歸高
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疆光武弱然
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爲當於人心也是以
王常吳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
興然則疆弱成敗之理槩可觀矣金寇不道爲封豕長蛇

以荐食中國可謂強也然恃其力慘毒無恩神怒人憤
其亡必速此雖強而必有敗之光者也陛下時乘六龍保
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宣通於神明仁心結於海
寓應機而發蓄銳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
有可成之幾者也夫普天之下皆吾土地食土之毛皆吾
民也被堅執銳爲敵人之所驅役者皆吾將士也垂紳搢
笏爲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曷嘗一日忘
宋哉顧國家之力未能覆護之偷生於僭僞之邦苟免於
虎狼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下爲度拯之於塗炭之中
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願復見漢官威

儀爲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信人賢以爲腹心駕御英傑以爲爪牙謹號令使毋數改明賞刑使當功罪訓練士卒修治戎器理財以義使歛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豐知彼知已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騁舉雲集沛然有不可禦者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金人失信劄子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爲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

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爲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耻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遠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爲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爲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

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為久長之計一切有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為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為兩河之民所殺如鼎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共虜騎既破汴都登城

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遂遷二聖於宮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以為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已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橫逆君子猶以禽獸蓄之况夫夷狄強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為壯曲為老興師動衆奉辭代罪以直為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無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

功莫此爲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循
綦角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靈撫處置
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也重兵以控制
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
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
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旅馬
弦之上地里省平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岐蔽
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設遮

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通借樞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
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
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
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爲荆
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
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
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爲國家
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
荆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
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

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在懋通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爲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舡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馮軾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橫人憑軾結駟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曾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爲群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由是言之爲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

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隣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
息兵革災患相郵慶賀相從夫是謂和金人則不然假和
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
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爲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
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
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
我者爲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爲自安之計其可乎况仇讐
之邦不安戴天卑辭重幣祇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修政
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
士氣旣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

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
未嘗不致其慎故曰師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
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
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將帥有
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闕隙可乘
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
忽也今日爲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旣修欲議
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
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
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

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
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彊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
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
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論朋黨劄子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脩之爲詳盡其言曰夫欲
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
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
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
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

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
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
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
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
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
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
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
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
主者張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
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

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爲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爲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爲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必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人指爲朋黨可使盡去不爲已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生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爲患有

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爲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造爲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

聽者一時多士皆指爲朋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祖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爲惡伏望聖慈考歐陽脩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簡省無橫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虛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具負而財用闕之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

臣竊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南北不啻數十萬人日有食錢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權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歛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戶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却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非義不

理興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尅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革不解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滂之流皆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歛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滂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計疏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戶部常賦朝廷權貨外別項封繕專以養兵而佐中興伏惟陛

下裁幸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懇廢必有其人若籍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况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懲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

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
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
明出文榜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
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
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
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
以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嚴給錢糧則所謂知
丁之爲取政之寶也凡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槩其詳須畫
一條具立爲成法乃爲永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實
何補於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
司各具利害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於
之費不勝幸甚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三

圖書集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